

探访——

浦市牛皮箱作坊

■ 唐祖吉



就是这条沅水，给予了浦市曾经的辉煌。 资料图片

朋友们在茶楼欢聚。闲聊间，一位朋友洋洋自夸说，他最近到浦市买了一只纯手工牛皮箱，极具收藏价值。“那有么值得炫耀的，手工皮箱，工艺粗糙，式样丑陋，屁用！”有人不屑一顾。“老土，你们太土了，和你们讲，简直对牛弹琴！”

我听了朋友们的争议，暗自惊喜。翌日清晨，我背着相机、本子、笔，满怀激越之情，乘车向浦市奔驰而去……

到达浦市，一路打听，终于来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秘密移迁于此的“陆军监狱”旧址前。这时，前面已是街的尽头。好不容易才寻见一位知情老人，他说，对面后街那家砖木房子就是做牛皮箱子的。我一高兴，老人说的房子就在眼前，“陆军监狱”与它仅隔一丘稻田。

这是家很简朴的民房，砖木结构，四排三间，中间为堂屋，黑瓦盖顶，与当地普通农舍没有多大区别。不同处是这房子有两层，当地农舍一般都为平房。

房子主人名叫戴成新，个头不高，五十几岁的模样，正一手握钉一手握锤，光着膀子在敞开的堂屋木马上钉装箱子。知我来意后，他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又是递烟又是倒茶，然后带我观看他的作坊，一边介绍一边解答。在这里，我所见到的，我所听到的，大多都是我生以来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。在这里，我见识了真正的原始：用具原始、配料原始、工具原始、工艺原始、成品原始。在这里，我隐约溯源了古远，溯源了千年的陈迹。

要制成一口皮箱子，主要工序竟有二十多项：剥、洗、淹、泡、刮、削、揉、踩、浸、晒、阴、磨、剪、裱、钉、缝、漆等。每个环节工艺技能、做工方法，古老而又简单，很有讲究。这些虽没有多少高科技含量，但却非常耗费心力。

“剥”牛皮，很讲究刀法力与速的运用，需轻重适度，快慢恰当，需轻则轻需重则重，需快则快需慢则慢，脱皮均匀求薄，完整无损；然后到“洗”，指洗牛皮，就是将刚刚剥落的牛皮放到清水中清洗，这一步对水质水温比较讲究，水要清，春夏可冷水，秋冬最好用温水，要多换几次水，洗干净牛皮上的脏血及污垢；洗后到“淹”，指用石灰淹牛皮，其方

法是将适量的石灰洒在清水洗过的牛皮上，用力揉搓均等后浸淹一至两天，主要功效是对牛皮除腥臭，灭菌杀虫，碱化祛毛；第四步是“泡”，将石灰淹浸后的牛皮初毛扫去，置于大水缸中浸泡半月左右，并坚持每天将牛皮在水中反复翻揉搓提拉几次；第五步是“刮”，就是持刀将石灰浸泡后牛皮上的粗毛、细毛、绒毛、垢层刮尽，一人刮净一张牛皮需耗时一两天；第六步到“削”，也就是削牛皮，用刀具削去皮上的一切血肉，这“削”功要讲点技巧，要求眼明手快，力匀速洽，戴师傅说他削一张牛皮起码要花四五天时间；接下来到“踩”，把削好的皮子装入灌满清水的木桶，浸渍一阵后，双脚反复踩踏，倒掉污水换清水，再浸渍几小时又用双脚用力踩踏，再换水再踩踏，反复七八次，直到水清皮净；紧接着是“浸”，药浸，将山上采来的五倍子，放到开水锅里煮烫一阵，出锅净水晒干，然后再放进锅中加水用旺火熬，一直熬成粥糊状，这时再将刮削除污洗净后的牛皮置于五倍子粥糊中浸泡七八天，坚持每天用手在粥中将牛皮提顿、扯拉、漂甩三次以上；药浸后经过清水清洗再进行“晒”，其方法是将牛皮紧蒙在平薄的木板上置于室外阳光下曝晒一天，再在室内空旷处晾放六七天左右风干；然后到“磨”，用砂石给牛皮磨光、烫平，这时，制作箱子的牛皮料就这样处理加工完毕。再往下，还有设计、剪裁、造模、装裱、锤钉、线缝、修边、饰锁、上漆等制作环节。至此，从一张生牛皮经过系列处理加工过程到制成一只箱子，粗略算算时间，至少需要五六十天。从始至终，大大小小若干个环节数十道工序，其工艺有简有繁，有粗有细，有难有易，有蛮有精，原料用具，方式方法，一切皆沿袭原始的传统手法，一切皆在古朴的陋巷作坊里进行，一切都要用手工完成。

戴师傅说这是他家祖传的作坊，祖传的手艺，能坚守承袭下来，并做好它，不仅要熟习祖创的妙方巧技，耐苦耐寒耐劳，而且要有怀古惜今，宁静致远的胸襟。

浦市是座历史文化古镇，明清时期最为鼎盛：“烟火万家，商贾辐辏，舟楫络绎……骚人墨客，工农商贾，莫不以时云集于此。”曾被誉为

“小南京”。在浦市兴旺时期，而手工作坊业十分发达，全街从业达五十多种，近四百多间手工作坊。其中铁匠铺最多，而手工油纸伞、鞭炮、牛皮箱等最具影响力，其产品不仅国内畅销，而且顺随“古南方丝绸之路”商队远销东南亚，为我国最早的出口产品之一。

浦市曾经的繁荣首先是从它的手工业得以繁荣而起步的。在浦市历史上，牛皮箱子手工作坊是一门很古老的行当，据说是最早的重要行业之一。明清时期从事牛皮箱子手工制作的作坊就有二十多家，从业人员达数百人。规模大，享有盛名的有戴得升、熊吉顺、毛家、陈家四大家牛皮作坊。

在泸溪民间，至今还在流传这样一则笑话：曾泸溪有位富人第一次到上海游玩，大都市的一切皆很新奇，他特别激动，特别开心，决意买件能让老婆高兴的珍贵东西回家。他跑遍上海各大市场，选啊，挑啊，带回一只很上眼的皮箱。回到家，老婆甜蜜地笑着接过皮箱，翻看小会，倏地将那皮箱重重丢落地上，脸色由晴变阴，气呼呼离老公而去。老公莫名其妙，拾起地上的皮箱细看，发现那只皮箱原来是浦市制造。

戴成新是地道的浦市人。他说，手工做皮箱子是他戴家的祖业。这手艺从祖祖辈辈一代代相传下来的。他有儿女一对，都成年了，却都不愿继承这份祖业，而外出打工去了。他对此很焦虑，担心祖业失传。迫于生计，他也无奈，只好独自一人留守。他说时下一只成品箱子虽可卖八九百多元价钱，但成本高达六七百，而且要先落实买家。现在，只有乡里个别人家嫁女还习惯用它做嫁妆，一年最多也只能卖掉十几只。他对我说，过去有人帮忙，他一人一年可以做好两百多只，现在老了身体又差，一年顶多也只能做成十几只箱子。他讲，不管多艰难，无论如何，只要他动得起，就要做下去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行业，不能在他手上失传。

当我走出他的作坊，走过那片荷塘，走到浦市“陆军监狱”前驻足回望时，一种感慨万千的情愫袭向胸口，十分难过。我在想，他执拗固守的那份古老祖传工艺，不应该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业。我期待，他不应该也决不要是原始牛皮箱作坊最后一位守业人。

立春过后

——顾长卫电影《立春》的杂感

向海军

一冬之后，万物复苏，空气中流动着温润潮湿的味道，春风正轻轻地吹，到处创造，空气清新，大地欢腾……

这是顾长卫电影《立春》开篇，让人产生不尽的艺术缠绵与眷恋。

顺着顾长卫的艺术构思，在王彩玲与几个所谓的艺术追求者的人生挣扎与奋斗中，我们的情感世界经历了从欣喜到迷惑，到添堵，到最后恍然若失的复杂情绪。我们不得不发出如剧中人物一样无奈的呐喊：

我常把珠宝缀满了圣母的衣襟，把我的歌声献给上帝和天上灿烂群星，在绝望的时刻，为何，为何，上帝啊，为何对我这样残酷无情！

顾长卫用近似白描的手法游走思绪，留给我们不尽的期盼与悬念……四个另类存在的艺术宗教狂热分子：王彩玲、胡金泉、黄四宝、周瑜，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，痴人说梦般执着于痴狂的梦想。王彩玲的理想伟大而癫狂：“我一定要唱到巴黎歌剧院去”。为了这个理想，她思考着把自己的户口办进北京，在万人瞩目的历史场景里，炫耀登台，掌声雷动。黄四宝最大的烦恼是：“我啥时才能达到梵高的境界！”，可是面对现实的残酷，心情落寞的王彩玲不由得悲叹：我一贫如洗，又不好看，老天爷就给了我一幅好嗓子。除了这，我是个废物……黄四宝为了登上艺术的殿堂牵肠挂肚、呕心沥血，却往往在不遂人心的深夜，烂醉如泥。再来看看周瑜，看看他那一股自以为是的对国家播音员朗诵水平不屑一顾的“经典”台词，更是让人觉得啼笑皆非、分外搞笑。

这群所谓的艺术追求者，在导演的手法里，既真实又荒诞，既朴实又另类，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生命群体。我们难以理解顾长卫隐秘而坦然的真实，把歌者、画者、舞者，朗诵者极尽癫狂的人生状态赤裸裸、血淋淋地剥开示人，是出于何等的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的心境？是陈述迥异的癫狂存在不能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？抑或宣言癫狂者最终必将走向沉寂、立地成佛的现实关怀？我们无法明白。

一部《立春》，构筑了现实与艺术对立的话语世界。痴迷艺术者的最终结局，必将落入俗世的万劫不复；与艺术接吻，就是握住了死亡的魂灵，后果极其严重。涉毒不深的周瑜，因为最早抽身，于是变成普痛大众一员，回归了俗世的我。就是癫狂如王彩玲者，虽然还有着

在北京大剧院闪耀登台的梦想，但毕竟还算“从了良”、走上了正轨生活。而涉毒最深的黄四宝与胡金泉，一个成了与传统道德判逆运行的非正常的存在，一个却破茧成蝶、在狱中寻求人生的意义。

难道艺术世界置于真实人生果真如此不堪！

农耕旧习秉承而传的儒家文明统治下的中国几千年思想界，国人倚重的道德传统典范无非安身立命、荫妻教子。于是，任何与中国本土文化思想不合的存在都可能被视为敌意的存在，这种敌意的存在，述之于歌者王彩玲，述之于舞者胡金泉，是“这个城市的一桩丑闻……”

在不同的历史场合，我们也会有“我岂非胡金泉”的迷离恍惚。那是一种本我脱离了中国式生活规范后产生的惊恐与负罪感，比如，我到了合适的年龄却不在学校，到了合适的年龄却没有结婚，结了婚却没有像很多正常人一样生小孩。我们的行为迥乎异常。于是，我们成了那些不正常的另类，我们会觉得芒刺在背，会觉得如坐针毡，连带着我们的亲人也受累，一如胡金泉的人生体味。

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，喜欢按照模式、按照自己的思考方式接受他在。于是，人这种活着的生命体，只对彼此了解的生命信任，人类需要他们能读懂的和谐发展。为安定与发展计，大家姑且一样吧，尽管这一样中透着无聊的腐尸气息。艺术，毕竟不是人人能吃的大白菜。

我们又不不得不叹服于中国式生活规范的类群发展意义。这种植根于生活实验而得出的生活规范，对于整体推进人群的发展，的确具有普世意义。

可是，作为艺术存在的个体，不安悸动的魂灵又岂能满足于长久的平板化的漠视！

于是，艺术作为一种张扬个性与诗性的命题便被闪亮的提出，艺术者需要生命的色彩与感悟来证明曾经划过的痕迹。在艺术者的世界里，人生的意义不仅仅是实质的，更为重要的是思想的。在他们的价值世界里，外形协调和匀称成为生命中的全部。关注美与协调，关注得忘记了一切身外之物。关注并无可原非，可是当美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能调和，并且被现实所抛弃与鄙夷时，美与协调便也就成了树荫下见不着阳光的花朵，呈现出病态的美。

立春过后，曾经的或正在为艺术神伤的人们不禁泪落涟涟。